



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

薄守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

薄守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 / 薄守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161-0682-2

I. ①郑… II. ①薄… III. ①郑樵(1103—1162) — 古汉语 — 语言学 — 研究②郑樵(1103—1162) — 古汉语 — 文字学 — 研究 IV. ①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600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特约编辑 李鸣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李建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45 千字
定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薄守生老师所著《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一书即将问世，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中国古代学者之治学，往往并不严格地区分学科，更不刻意把眼光局限在今人所划分的某一学术领域之内。拿郑樵来说，作为宋代学者，他兴趣广泛，著述颇丰，所涉猎的领域包括史学、经学、音韵、文字、训诂、考据乃至文学艺术、天文地理、草木虫鱼等诸多方面。从他仅存的几种著作来看，郑樵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在史学方面，因此后人在研究总结中国学术历史时，往往更多提到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而对他在传统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关注相对不多，论述也比较零散。

然而，在郑樵现存的著作《尔雅注》以及《通志》中的《七音略》《六书略》等中都有对文字音韵之学的研究成果和贡献。郑樵处在“疑古”、“变古”之风大盛的宋代，其社会的、学术的背景和他个人的治学风格都有其独特之处。以上这些，都值得今人仔细地分析研究，系统地总结。对于整个宋代的语言文字研究来说，如果缺了对郑樵成就的系统研究和总结，恐怕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说《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一书的面世值得高兴，这是原因之一。

薄守生老师对古代语言文字学很有兴趣，近几年对民国时期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下过不少工夫，有些心得在本书中有所体现，对此，读者自可通过阅读该书去了解、评判，此不赘述。除此之外，更可贵的是，该书作者思路活跃，能够在当今学术发展的新的视野与背景下，对汉语言文字学这一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的性质进行反思。

中华民族是很早就注意训释研究自己语言的民族，是世界上语文学发

达得很早、成就很辉煌的民族。虽然以往有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经学的附庸”的说法，但最晚在东汉时代，文字学、“雅学”、方言学、语源学、训诂学都已经建立并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系统性，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后经宋至清，除了原有的领域继续发展，不断有新成果出现之外，音韵学、古文字学等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应该说至晚到乾嘉以后，传统语言文字学早已经独立于经学之外，说它博大精深是绝不为过的。西学东渐之后，西方现代语言学随着各种新的学术思想传入我国，使我国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与现代自然科学面对客观世界相比，语言这个研究对象毕竟具有更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西方语言学是以西方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础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而不是以汉语为研究对象，也不是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土壤中产生的，所以它与古代乃至现代汉语的实际语言现象结合时，难免遇到种种困难。因此，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就有如何洋为中用的问题，如何借鉴利用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的问题，或者说如何看待西方语言学以至现代科学与传统语言学的关系的问题。薄守生老师在自己的这本书中涉及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我说《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一书的面世值得高兴，这是原因之二。

当然，说这本书的出版值得高兴，并不意味着该书对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总结或这本书所提出的所有观点都是完全正确、无可挑剔的了，尤其是对现代语言学的性质的认识，还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初步想法，离解决问题还很遥远。即使在将来，恐怕也没有人能做到完全正确、无可挑剔，因为学术总要发展，学术研究上各抒己见、见仁见智的现象是很正常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说只有各抒己见、见仁见智才是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一书中的看法、观点当然不是不可以再商量讨论的，如果能够因为此书引起学界对某些问题的讨论，这应当也是作者本人所十分希望和高兴看到的。

唐子恒

2011-09-01

序 二

今日寻四川大学资深博导赵振铎先生索序，赵先生尚未写就。出版社定稿却不宜拖拖拉拉，那样会浪费编辑老师太多时间，我也不愿再等，于是提笔写下这篇短文。

赵先生阅读我的这个书稿已经三月有余，今日赵先生说他已经读完了我的书稿，只是尚未来得及写序。赵先生的一本大作《集韵》研究即将定稿，商务印刷馆正在催着呢，赵先生当下就先在忙这事了，暂抽不出时间来写序。

赵先生给他人写的序言并不在少数，却大多数是赵先生的门生或者具有师承关系的后学。我不是赵先生的嫡传后生，在赵先生答应给我写序时那已经是对我的礼遇了。在求赵先生赐序的当时，我既已说明两点：希望这个序言只谈学问，能够高屋建瓴地批评、指导一下更好；如果序言论及音韵学，希望不去涉及当下音韵学界的“流派”问题，有些东西属于学术还是非学术问题确实不易区分。当时赵先生对于这两点要求欣然答应了。今日寻赵先生索序，除了因为忙于《集韵》外，赵先生还表示：“这个序言确实也很不容易写，很不好写，写这个序言的难度很大。”这大约就是因为我的这上述两点“说明”，这两点“要求”太难吧，那不是拉拉杂杂地扯淡了。

即使如此，在这里，我想把就本书与赵先生的有限的交流以对话的形式复述如下，这也算作是一篇“序言”吧！

笔者：我这本书赵老师您已经读完了吧？

先生：我已经读完了，序言尚未来得及写。

笔者：您实在太忙的话，那就算了，我这个书稿出版社也在要求定稿了。

先生：最近我在忙于商务印书馆的《集韵》。你这个序言确实也很不容易写，很不好写，写这个序言的难度很大。要么你再等等再说？

笔者：出版社要求定稿了。赵老师您读完了这个书稿，您有没有发现错误的内容，您觉得有没有“在表述上不太合适的地方”呢？我可以在定稿的这几天再修改修改。

先生：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我没有看到不太合适的表述。

笔者：赵老师您说这个序言的写作难度很大，主要是指什么呢？

先生：这些传统的学问想要创新很难。你这本书中的内容，有个叫胡朴安的人在三十年代都谈到了；四川大学有个叫李文泽的老师，他写过宋代语言学史的书，他那本书谈的已经够细了。

笔者：胡朴安先生的论著我基本上都读过。李文泽老师，我以前和他有一些联系，他学问很好，他还把他的《宋代语言研究》和《宋元语文学著述考录》两本书送给我学习过，我从中受益匪浅。

先生：很难超越他们吧？很难突破他们吧？

笔者：他们研究过了的内容我几乎无法超越他们，他们的研究中尚有某些对象、某个细节没有涉及，我这本书主要就是在“研究对象”上对以往的“查漏补缺”。我这个书稿中的有些内容，在他们的论著中还是找不到的，虽然这些内容只是一些个别性的小问题。

先生：对于传统学问，特别是传统语言文字学，在古代“识字”的人少，那是个大学问，在中国古代的教学主要是“传承”。现在，识字的人多了，社会不同了。至于读古书，在今天，那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去做就行了，需要专门地去做。再说呢，传统学问也很容易太泛滥，想想，古今中外光研究汉字“形义音”这类问题的文章就已经汗牛充栋了。这些泛滥的“传统”，一不小心就是重复，两不小心就是变相抄袭了啊。除了“传承”，现代人更多的是要讲求“创新”，对于传统学问来说这确实太难了！

笔者：赵老师您说的是，您这样说确实是高屋建瓴，晚生受益匪浅了。谢谢您了，赵老师。

以上对话，并无过多“演义”，完全写实。正是因为这样，这篇序言，既不好书为“自序”，也不便写作“赵序”，只写是一个“序”字吧！这样的序言，是不便署名赵振铎的，署赵振铎、薄守生也不太合适。对于学术上的严格要求，赵先生是我们的师范，赵先生现在带的博士生（其中一个是我的师弟）就说赵先生从不允许他们在论文中把赵先生署名为第一作者或者第二作者，论文指导赵先生从来都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但是学生要署他的名字就不允许了。在这些方面，我们敬佩赵先生。

赵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有很多，当然，也有一些方面是我们晚生后辈们学不来、做不到的。比如说，赵先生的家学渊源，这个我学不来，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再比如说，赵先生的“学问人生”，这个我恐怕也学不来，因为低头看书的缘故我现在已经有颈椎病了，我的身体这台老机器也动不动有这个零件不对那个零件不对。

八十多岁高龄的赵先生，身体健硕，思维敏捷，带博士还能够得心应手、从容不迫、保质保量、颗粒饱满，这真是我们语言学界的一大幸运！

薄守生

2011-11-12

目 录

第一章 郑樵学术概述	(1)
第一节 郑樵生平及论著	(1)
第二节 时代背景和郑樵的学术风格	(14)
第三节 民国时期对郑樵的研究述略	(19)
第二章 《六书略》研究	(23)
第一节 《六书略》概述	(23)
第二节 “六书”理论的嬗变	(27)
第三节 《六书略》的“六书”理论	(39)
第四节 《六书略》“总论”之讨论	(54)
第五节 《六书略》反切的来源问题	(79)
第三章 《七音略》研究	(87)
第一节 《七音略》概述	(88)
第二节 《七音略》研究情况概述	(96)
第三节 《七音序》研究	(102)
第四节 《谐声制字六图》探解	(110)
第四章 《尔雅注》研究	(131)
第一节 《尔雅》及《尔雅注》概述	(131)
第二节 三家注之部分词条比较	(138)
第三节 《尔雅注》的音注体例	(173)
第四节 关于《四库全书》对《尔雅注》的评价问题	(183)
第五节 我们对《尔雅注》的综合评价	(189)

第五章 《六》、《七》、《尔》研究之总结	(195)
第一节 郑樵小学三著的学术定位总结	(195)
第二节 对郑樵小学三著的研究总结	(201)
第六章 作为外篇：附论文三篇	(205)
第一节 意义踩空造成的字形迷失 ——封闭语料“泉”字考	(207)
第二节 “六书列字”校注散札	(217)
第三节 我看“语言学是什么”	(222)
参考文献	(229)
后记	(238)

第一章

郑樵学术概述

本章共有三节内容，第一节郑樵生平及论著，第二节时代背景和郑樵的学术风格，第三节民国时期对郑樵的研究述略。其中，第三节内容只涉及系统一些的内容，散一些问题未做介绍。第一节侧重于介绍郑樵的个人情况，第二节侧重于介绍社会、学术的宏观状况。

第一节 郑樵生平及论著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溪西遗民，世称夹漈先生，福建莆田人。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郑樵一生著作颇丰，留给我们的相关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目前对郑樵进行研究的各种论著中，以史学方面的居多，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元初脱脱等人修《宋史》时，将郑氏列入《儒林传》，传文寥寥二百余字。《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儒林六·陈亮、郑樵（林霆附）、李道传》有对郑樵的介绍，节录如下^①：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

^①（元）脱脱等：《宋史》（第三十七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44页。

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

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漈先生。

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福建省兴化县志》之《儒林传》中亦有郑樵传^①，吴怀祺所著书中附有原文，可参考。

兴化县和莆田县因历史沿革原因，很容易被现代人弄混。厦门大学历史系相关学者对此有所指正，“关于郑樵的家世，宋以后的历代史书，都没有记载。《宋史·郑樵传》云：‘郑樵，……兴化军莆田人’，这一说法不但根本未涉及郑樵的家世，而且连郑樵的籍贯也搞错了（郑樵是兴化军兴化县人）”^②。郑樵为“福建路兴化军兴化县人（今属莆田县）”^③。郑樵籍贯在宋时的地名应叫兴化县，宋时的兴化县现名为莆田县（莆田县2002年撤销，原地域大体相当于今莆田市的荔城区和秀屿区）。关于莆田县的历史沿革，可以从表1-1看出来。

① 吴怀祺：《郑樵文集附郑樵年谱稿》，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5页。

② 郑樵历史调查组：《新发现的郑樵历史资料——郑樵历史调查报告之二》，《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③ 历史系郑樵研究小组：《郑樵史学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表 1-1 莆田县历史沿革表

年份	名称	隶属于	备注
568 (南朝陈)	莆田县		
622 (唐)	莆田县	丰州	
979 (宋)	兴化县	太平军 (后改兴化军, 治所兴化县)	兴化军领兴化、莆田、仙游 3 县
983 (宋)	兴化县	治所迁莆田县	
1277 (宋)	兴化县	兴化军改为兴安州	
1278 (元)	兴化县	兴化路	
1369 (明)	兴化县	兴化府	
1934 (民国)	莆田县	第四行政督察区 (驻仙游)	领仙游、永春、德化、大田、惠安、莆田 6 县
1950	莆田县	泉州专区	
2002	荔城区、秀屿区	莆田地级市	撤销莆田县

在宋代的地方行政组织中，“军”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单位，“军”有军事的意思，“军”是行政单位和军事单位合二为一。宋代的“军”分为两类：一是州级“军”（即“同下州”，与府州平级而地位略低），二是县级“军”（隶属于府州，与县平级而地位略高）。郑樵所在的兴化军就是州级军，下辖 3 县。

《四库全书总目》对郑樵及其论著亦有介绍，主要有三大部分，即对《通志》、《尔雅注》、《夹漈遗稿》的介绍。《四库全书》在介绍作品时一并介绍作者情况，下面就分别把这三部分摘抄如下。

《四库全书》对《通志》及其作者郑樵有所介绍。这些介绍，在《四库全书总目》^①和《通志提要》^②两处都能找得到，并且两处的介绍内容完全相同。如下：

《通志》二百卷，宋郑樵撰。樵有《尔雅注》，已著录。通史之

① 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第六别史类，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3—16 页。

② 影《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四通志别史类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4 页。

例，肇于司马迁，故刘知几《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樵负其淹博，乃网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编，凡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纪传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旧目。为例不纯，其年谱仿《史记》诸表之例，惟间以大封拜、大政事错书，其中或繁或漏亦复多岐，均非其注意所在。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华，惟在二十略而已，一曰《氏族》，二曰《六书》，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邑》，七曰《礼》，八曰《谥》，九曰《器服》，十曰《乐》，十一曰《职官》，十二曰《选举》，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货》，十五曰《艺文》，十六曰《校雠》，十七曰《图谱》，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灾祥》，二十曰《草木昆虫》。其《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为旧史之所无。案，《史通》书志篇曰：“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樵增氏族、都邑、草木昆虫三略，盖窃据是文。至于“六书”、七音乃小学之支流，非史家之本义，矜奇炫博、泛滥及之，此于例为无所取矣。余十五略虽皆旧史所有，然谥与器服乃礼之子目，校雠、图谱、金石乃艺文之子目，析为别类，不亦冗且碎乎？且《氏族略》多挂漏；《六书略》多穿凿；《天文略》只载丹元子《步天歌》；《地理略》则全抄杜佑《通典·州郡总序》一篇，前虽先列水道数行，仅杂取《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数十则，即《禹贡》山川亦未能一一详载；《谥略》则别立数门，而沈约、扈琛诸家之谥法悉删不录，即《唐会要》所载杲字诸谥亦并漏之；《器服略》器则所载尊彝、爵觶之制，制既不详，又与《金石略》复出，服则全抄杜佑《通典》之嘉礼；其《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但删录《通典》，无所辨证；至《职官略》中，以《通典》注所引之典故悉改为“按语”，大书更为草率矣；《艺文略》则分门太繁，又韩愈《论语解》“论语类”前后两出，张弧《素履

子》儒家、道家两出，刘安《淮南子》道家、杂家两出，荆浩《笔法记》乃论画之语而列于“法书类”，吴兴《人物志》、《河西人物志》乃传记之流而列于“名家类”，段成式之《玉格》乃《酉阳杂俎》之一篇而列于“宝器类”，尤为荒谬；《金石略》则钟鼎、碑碣核以《博古》、《考古》二图、《集古》、《金石》二录，脱略至十之七八；《灾祥略》则悉抄诸史《五行志》；《草木昆虫略》则并《诗经》、《尔雅》之注疏，亦未能详核。盖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对《尔雅注》及其作者郑樵有所介绍。这些介绍中，在《四库全书总目》^①和《尔雅注提要》^②中均能找到，两处内容基本相同，只有后半部分有一点差异：

《尔雅注》三卷，宋郑樵撰。樵，字渔仲，莆田人，居夹漈山中，因以为号，又自称西溪逸民。绍兴间，以荐召对授右迪功郎兵部架阁，寻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钞所撰《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谩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中间驳正旧文，如《后序》中所列饘糊、讯言、襦袍、袞黼四条，戕戕、丁丁、嚶嚶三条；注中所列《释诂》台、朕、阳、之、予为我，賚、卜、之、予为与一条，阅阅、嚶嚶当入《释训》一条；《释亲》据《左传》辨正娣、姒一

① 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页。

② 影《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十小学类第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条,《释天》谓“景风”句上脱文一条,星名脱“实沈鹑首鹑尾”三次一条,《释水》天子造舟一条,《释鱼》鲤鱣一条,《释虫》食根蠹一条、蝮虺首大如臂一条,皆极精确。惟鱼谓之丁一条,务牵引假借以就其《六书略》之说(以下部分《四库全书总目》和《尔雅注提要》内容有差异)。

(《四库全书总目》部分为)又坚执作《尔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语河中语者悉驳辨之,是则偏僻之过,习气犹未尽除。又,汪师韩集有书,此书后一篇驳其误改郭注者,以刘刘棧为安石榴、以啮雕蓬为其米雕胡二条,补郭注而未确者,孟勉也以为孟即暨于代也,以为更词二条仍郭注之悞未改者,训邨过也为道路所经过,不知邨古字同尤;训比目鱼为王余,不知《吴都赋》双则比目片则王余二条,亦颇中其失。至于议其《释言》篇内经文脱奔同也三字,《释水》篇内经文脱水之由,膝以下为揭至为厉十八字,《释草》篇内经文脱葍丑芳三字,《释鱼》篇内经文脱蛭虬二字,《释鸟》篇内脱仓庚黧黄也五字,皆当为毛氏刊本之悞并,以诋樵则过矣。

(《尔雅注提要》部分为)据冻、雨二字,谓《尔雅》作于《离骚》后;又坚执作《尔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语、河中语者悉驳辨之,是则偏僻之过,习气犹未尽除,别白观之可矣。

《四库全书》对《夹漈遗稿》及其作者郑樵有所介绍。这些介绍,在《四库全书总目》^①和《夹漈遗稿提要》^②中都能够找得到,两处内容基本相同,唯有细微差别。如下:

(《四库全书总目》部分为)《夹漈遗稿》三卷,宋郑樵撰。樵有《尔雅注》,已著录。樵锐于著述,尝上书自陈,称所作已成者凡四十一种,未成者八种,当时颇以博洽著,而未尝以文章名。其集自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下,亦皆不著录。此本前后无序、跋,

① 影《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一百五十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

② 影《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四别集类第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不知何人所编。上卷古近体诗五十六首，中卷记一篇、论一篇、书二篇。下卷书三篇。其诗不甚修饰，而萧散无俗韵；其文混漾恣肆，多类唐李观、孙樵、刘蛻，在宋人为别调。其《献皇帝书》自誉甚至，《上宰相书》、《上方礼部书》益放言纵论，排斥古人，秦汉来著述之家无一书能当其意。至投宇文枢密、江给事二书，置学问而夸抱负，益傲睨万状，不可一世。其量殊嫌浅狭，然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其高自位置，亦非尽无因也。观于是集，其学问之始末，夫亦可以概见矣。

（《夹漈遗稿提要》部分为）《夹漈遗稿》三卷，宋郑樵撰。樵字渔仲，莆田人，居夹漈山中，自称溪西遗民。绍兴间，以荐得召对，授右迪功郎兵部架阁，寻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钞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生平锐于著述，已成者凡四十一种，未成者八种，并见于所作《献皇帝书》中。故当时以博物洽闻著，而未尝以文章名。其集自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下亦皆不著录。此本前后无序跋，不知何人所编。上卷古近体诗五十六首。中卷记一篇、论一篇、书二篇。下卷书三篇。其书不甚修饰，而萧散无俗韵，其文混漾恣肆，多类唐李观、孙樵、刘蛻，在宋人中亦自为别调。其《献皇帝书》自誉甚至，至《上宰相书》、《上方礼部书》放言纵论，排斥古人，秦汉来著述之家无一书能当其意。至投宇文枢密、江给事二书，置学问而夸抱负，益傲睨万状，不可一世。其器量殊嫌浅狭。然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其高自位置，亦非尽无因也。观于是集，其学问之始末，亦可以见其概矣。

对于郑樵的著述，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小学”文献考略》^①有一些介绍，但是这些介绍非常简略，可谓泛泛而谈，内容前后重复严重（比如介绍郑樵的作品时，每次都要重新介绍郑樵的履历，而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重复的），并无多少创造，参考价值并不大。

历史上的学者对郑樵的家世介绍一般不予阶级定位，对其经济状况的介绍也不是很多。现代才有学者指出，“郑樵的家庭，是一般的中下地

^① 李洪华：《宋代“小学”文献考略》，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